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明史紀事本末

(三)

谷應泰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史紀事本末

(三)

谷應泰著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子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五

削奪諸藩

太祖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建文帝卽位詔改明年爲建武元年帝太祖之孫懿文太子之子也生十年而懿文卒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富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憂高皇曰善九月庚寅立爲皇太孫時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遜一日太孫坐東角門召侍讀太常卿黃子澄告之曰諸叔各擁重兵何以制之子澄以漢平七國事爲對太孫喜曰吾獲是謀無慮矣初太祖建都金陵去邊塞六七千里元裔時出沒塞下捕殺吏卒以故命竝邊諸王得專制國中擁三護衛重兵遣將徵諸路兵必關白親王乃發洪武九年五星案度日月相刑訓導葉居升應詔陳言極論分封太侈略曰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撫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國家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之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閒而起防之無及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弟也何不撫漢晉之

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帝之孫也。七國之王皆景帝之同宗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皇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雖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願及諸王未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太祖怒。繫死獄中。後無敢言者。至是。太祖崩。遺詔曰。朕受皇天之命。膺大任於世。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專志有益於民。奈何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智。好善惡惡。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危懼。慮恐不終。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中外文武臣僚同心輔佑。以福吾民。葬祭之儀。一如漢文帝。勿異。布告天下。使知朕意。孝陵山俱因其故。勿改。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惟護衛官軍聽王。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辛卯。皇太孫卽皇帝位。葬孝陵。援遺詔。止諸王會葬。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尙書疏閒也。六月。戶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疏入不報。於是燕周齊湘代。岷諸王頗相煽動。有流言聞於朝。帝患之。謀諸齊泰。泰與黃子澄首建削奪議。乃以事屬泰子澄。一日罷朝。召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對曰。不敢忘。子澄退。與齊泰謀之。泰曰。燕握重兵。且素有大志。當先削之。子澄曰。不然。燕預備久。卒難圖。宜先取周。剪燕手足。卽燕可圖矣。乃命曹國公李景隆調兵。猝至河南。圍之。執周王及其世子妃嬪。送京師。削爵爲庶人。遷之雲南。冬十一月。代王居藩。有貪虐狀。方孝孺請以德化道之。帝遣之入蜀。使與蜀王居。時蜀王素以賢

聞故也。十二月，前軍都督府斷事高巍上書論時政曰：我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公，下洗嬴秦之陋，封建諸王，凡以護中國，屏四裔，爲聖子神孫計至遠也。夫何地大兵強，易以生亂？今諸藩驕逸，違制不削，則廢法削之，則傷恩。賈誼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臣愚謂今宜師其意，勿施晁錯削奪之策。效主父偃推恩之令，西北諸王子弟分封於東南，東南諸王子弟分封於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矣。臣又願陛下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問不絕，賢如何閒，東平者下詔褒賞，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始犯則容，再犯則赦，三犯而不改，則告廟削地而廢處之。甯有不服順者哉？上嘉之，然不能用。

建文元年春二月，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更定官制。夏四月，人告岷王梗不法事，削其護衛，誅其導惡指揮宗麟。廢爲庶人。又以湘王柏僞造鈔，及擅殺人，降敕切責，仍遣使以兵迫執之。湘王曰：吾聞前代大臣下吏多自引決，身高皇帝子，南面爲王，豈能辱僕隸手求生活乎？遂闔宮自焚死。又以人告齊王樽陰事，詔至京，廢爲庶人，拘繫之。幽代王桂於大同，廢爲庶人。未幾，靖難兵起。

谷應泰曰：聞之周南始化，二公分陝，及其東遷，晉鄭焉依，以故衆建諸侯，分王子弟，屏藩天室，拱衛京師，勢綦重也。高皇帝大寶既定，剪桐論封，燕王居北平，代王居代郡，甯王居大甯，碁布星羅，屹然重鎮，揣其深謀，不特維城之磐石，抑亦北門之鎖鑰耳。惟是并州警備，多蓄重兵，馬邑防秋，得專節制，鄭京城實危莊公，晉曲沃實弑孝侯，大都耦國禍之本也。又況秦晉四府，湘岷六藩，莫不帝制自爲，偃蹇坐大，藉神明之冑，挾肺腑之尊，楊水以鄰，鄰而興，周道以親親而弱，變所從來，非無故矣。況乎沖齡御極，主少國疑，強

宗亂家視同報獻。斯時賈生抱哭，卽召吳楚之兵。主父設謀，便啓晉陽之甲，將使三家盡分公室，餘地悉入廩延。正所謂養虎貽患，蓄癰必潰者也。故論者以建文之失在於削諸藩，而予則以諸藩者削亦反，不削亦反。論者又以建文之失在於削強藩，而予則以不削強藩者，燕王最強，最先反。甯王次強，必次反。毋怪齊泰、黃子澄輩拊膺厲火，握手關門。次第芟除，計安宗社。然而忠則竭矣，算亦稍絀焉。考其時周王岷王都被掩捕，齊藩代藩並皆幽廢，甯邸護衛見削，湘王闔宮自焚。數月之內，大獄屢興，案驗未明，葛藟不芘，必有託蒼天以報仇，生皇家而勿願者。況又中涓入燕，逮繫官屬，幾於十王並戮。七國行誅，釁起兵端，非無口實矣。以予論之，方太祖小祥之時，正諸藩遺子之日，宜於大內置百孫院，因而留之，仍擇名臣傳之禮義。四小侯就學於漢，卽長安君入質於秦也。而又分命洪武舊勳，以撫綏爲名，開闢通州，分屯河濟，倣亞夫之堅壁，立辛毘於軍門，仍賜溫綸，躬行德化。梁王罪狀咸悉燒除，吳王不臣，錫之几杖，則天潢諸嗣逆節雖萌，反形猶戢，而稍俟諸子弟年各冠婚，卽以尺一之詔分裂其地。國小則永無邪心，內割則未遑外事。天下亂絲可徐理而解也。獨奈何葉居升之奏，被譴於高皇，而方孝孺之謀，不行於嗣主。比齊黃輩分道徵兵，直出無策，而石頭被詔，激變蘇峻。江陵蒙討，逼反桓元。謀之不臧，誰執其咎哉。逮至燕兵南下，建業合圍，而谷穗獻門，安極首附。周齊列藩，以次復爵，同惡相保，理固然也。獨是蜀王之賢，無與興廢之謀，超然評論之外。雖河間之書集博士而畢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俱靡，何以加焉。

燕王起兵

太祖洪武三年夏四月，詔封皇子棣爲燕王，太祖第四子也。

十一年冬十二月，定諸王宮城制式。太祖曰：「除燕王宮殿仍元舊，諸王府營造不得引以爲式。」

二十三年春二月，命頴國公傅友德爲將軍，聽燕王節制，征沙漠。初，燕王旣之國，太祖欲諸王知軍旅，乃敕秦王、晉王、燕王督諸將分道北征。已而秦王、晉王師久不出，燕王率友德等北出，至迤都山，擒其將乃兒不花還。

二十五年夏四月丙子，皇太子薨。皇太孫生而額顙稍偏，性聰穎，善讀書，然仁柔少斷。太祖每令賦詩，多不喜，一日令之屬對，大不稱旨，復以命燕王。語乃佳。太祖常有意易儲，劉三吾曰：「若然，置秦、晉二王何地？太祖乃止。」

二十八年，初，諸王封國時，太祖多擇名僧爲傳，僧道衍知燕王當嗣大位，自言曰：「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與大王戴，蓋白冠王其文皇也。」燕王遂乞道衍得之。道衍至燕邸，薦鄧人袁珙相術。燕王使召之，至令使者與飲於酒肆，王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入肆沽。珙趨拜燕王前曰：「殿下何自輕如此？」燕王陽不省曰：「吾輩皆護衛校士也。」珙不對，乃召入詳叩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燕王恐人疑，乃佯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旣登舟，密召入邸。」

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崩，建文皇帝卽位，遣詔止諸王入臨會葬。燕王入，將至淮安，齊泰言於帝，令人賈敕使還國。燕王不悅。秋七月，帝命李景隆訊周王橚，逮至京，廢爲庶人。燕王見周王被執，且齊泰、黃子

澄用事。遂簡壯士爲護衛。以勾逃軍爲名。異人術士多就之。冬十月。焚惑守心。四川岳池教諭程濟通術數。上書言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議以濟妄言。召入將殺之。濟曰。陛下幸囚臣。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乃囚濟於獄。十一月。燕齊有告變者。帝問黃子澄曰。孰當先。子澄曰。燕王久稱病。日事練兵。且多異人術士左右。此其機事已露。不可不急圖之。復召齊泰問曰。今欲圖燕。燕王素善用兵。北卒又勁。奈何。泰對曰。今北邊有寇警。以防邊爲名。遣將戍開平。悉調燕藩護衛兵出塞。去其羽翼。乃可圖也。從之。乃以工部侍郎張昺爲北平左布政使。以謝貴爲都指揮使。俾察燕王動靜。圖之。魏國公徐輝祖。燕王妃同產兄也。時以燕事密告之。帝大見信用。詔加太子太傅。與李景隆同掌六軍。協謀圖燕。

建文元年春正月。燕王遣長史葛誠入奏事。帝密問燕邸事。誠具以實告。遣誠還燕。使爲內應。至則燕王察其色異。心疑之。二月。燕王入覲。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燕不敬。帝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帝覽奏袖之。翼日。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敬曰。隋文楊廣非父子耶。帝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三月。燕王還國。帝以都督耿璣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參議。皆使覘燕邸事。尋皆召還。又遣官爲採訪使。分巡天下。都御史暴昭採訪北平。具以燕邸事密聞於朝。請爲之備。北平按察司僉事湯宗上變告按察使陳瑛。受燕金。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遂敕都督宋忠率兵三萬及燕府護衛精銳俱選隸忠麾下。屯開平。名備邊。仍命都督耿璣練兵於山海關。徐凱練兵於臨清。密敕張昺謝貴嚴爲之備。又名燕番騎指揮關童等入京師。燕王歸國。卽託疾。久之。遂稱篤。夏四月。太祖小祥。燕臣遣世子

及其弟高煦。高燧入臨。或曰不宜偕往。王曰。令朝廷勿疑也。及至京。齊泰請并留之。黃子澄曰。不可。疑而備之。殆也不若遣還。世子兄弟皆魏國公徐輝祖孫。輝祖察高煦有異志。密奏曰。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非但不忠。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帝以問輝祖弟增壽。及駙馬王甯。皆庇之。乃悉遣歸國。高煦陰入輝祖廐。取其馬以行。輝祖使人追之。不及。初。世子入京。燕王大憂悔。暨歸。喜曰。吾父子復得相聚。天贊我也。已而燕兵起。高煦戮力爲多。帝曰。吾悔不用輝祖之言。六月。燕山護衛百戶倪諒上變。告燕官校於諒。周鐸等陰事。逮繫至京。皆僂之。有詔責燕王。王乃佯狂稱疾。走呼市中。奪酒食。語多妄亂。或臥土壤。彌日不甦。張曷謝貴入問疾。王盛夏圍爐搖顫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信之。長史葛誠密告曷。曷曰。燕王本無恙。公等勿懈。會燕王使其護衛百戶鄧庸詣闕奏事。齊泰請執訊之。具言王將舉兵狀。齊泰卽發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曷圖燕。使約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爲內應。以北平都指揮張信爲燕王舊所信任。密敕之。使執燕王。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母疑問之。信以告。母驚曰。不可。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憂。未決。亡何。敕使趣之。信艱然曰。何太甚也。乃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門求見。乃召入。拜於牀下。燕王佯爲風疾。不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燕王曰。疾非妄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上擒王矣。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燕王見其誠。下拜曰。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僧道衍至謀事。適暴風雨。簷瓦墮。燕王心惡之。色不懌。道衍以爲祥。王謾罵和尚。安烏得祥。道衍曰。殿下不聞乎。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墜。天易黃屋耳。王喜。有布政司吏柰亨按察司吏李友直密以疏草示燕王。因畱匿邸中。燕王出其疏草示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者。遂令玉等帥壯士八百人。

入衛。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等門。未幾。創爵及逮官屬詔至。秋七月。謝貴、張昂督諸衛士皆甲。圍府第。索所逮諸官屬。飛矢入府內。燕王與張玉、朱能等謀曰：「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奈何？」朱能曰：「先擒殺謝貴、張昂。餘無能爲也。」燕王曰：「是當計取之。今奸臣遣使來逮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卽令來使召昂、貴付所逮者。昂、貴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王申。王稱疾愈。御東殿。官僚入賀。燕王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遣人召昂、貴。昂、貴不來。復遣官屬內官以所就逮名往。乃至衛士甚衆。及門。門者呵止之。昂、貴入。燕王曳杖坐。賜宴行酒。出瓜數器。曰：「適有進新瓜者。與卿等嘗之。」燕王自進片瓜。忽怒且詈曰：「今編戶齊民兄弟宗族尙相恤。身爲天子親屬。旦夕莫必其命。縣官待我如此。天下何事不可爲乎？」擲瓜於地。護衛軍皆怒。前擒昂、貴。碎盧振、葛誠等下殿。王投杖起曰：「我何病。迫於若奸臣耳。遂曳貴、昂等皆斬之。」昂、貴諸從人在外者尙未知見。昂、貴移時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昂、貴已被執。亦潰散。北平都指揮彭二聞變。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千餘人。欲入端禮門。燕王遣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二兵。亦散。燕王乃命張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奪九門。黎明已克其八。唯西直門未下。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輸守者曰：「汝毋自苦。今朝廷已聽王自制一方矣。汝等亟下。後者誅。」衆聞言皆散。乃下令安集軍民。三日。城中大定。都指揮使余瑄既與謝貴合謀不遂。乃走守居庸關。馬宣巷戰不勝。東走薊州。宋忠自開平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癸酉。燕王誓師以誅齊泰。黃子澄爲名。去建文年號。仍稱洪武三十二年。署官屬以張玉、朱能、丘福爲都指揮僉事。擢李友直爲布政司參議。拜辛金忠爲燕紀善。金忠浙江鄞縣人。精於卜。燕師將起。召忠卜之。以大吉告。遂署爲紀善。命侍帷幄。用其謀策。時布政司參議郭

資按察司副使墨麟都指揮同知李濬陳恭等皆降下令諭將士曰予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奸臣謀害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逆必舉兵誅討以清君側之惡用率爾將士誅之罪人既得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乃上書曰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定天下成王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固宗社爲磐石計姦臣齊秦黃子澄包藏禍心櫛櫛柏桂榷五弟不數年間竝見削奪柏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仁在上胡甯忍此蓋非陛下之心實姦臣所爲也心尙未足又以加臣臣守藩於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恆思加慎爲諸王先而姦臣跋扈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箠楚刺蒸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宋忠謝貴張曷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闐於遠邇圍守臣府已而護衛人執貴曷始知姦臣欺詐之謀竊念臣於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譬伐大樹先剪附枝親藩旣滅朝廷孤立姦臣得志社稷危矣臣伏觀祖訓有云朝無正臣內有姦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書奏詔削燕王屬籍甲戌燕王以郭資守北平出師次通州指揮房勝以城降張玉曰不先定薊州將爲後患時都督指揮馬宣嚴兵守薊州燕王命玉帥兵往攻玉使人諭之不下環城攻之宣率衆出戰敗被執罵不絕口遂死之指揮毛遂以薊州降玉撫定薊州乘夜趨遵化戒將士止殺曰行師以得人心爲本因簡勇士以夜四鼓登城開門而入城中始覺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皆以城降甲申燕兵攻懷來時余璘守居庸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燕王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此可無北顧憂璘若據此是拊我背也宜急取之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等擊璘璘且守且戰援兵不至乃棄關走懷來依宋忠燕王曰

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諸將皆曰。彼衆我寡。難以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王曰。當以智勝。難以力取。彼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狠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王據鞍指揮。有喜色。先是宋忠給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爲燕兵所殺。屍積道路。欲以激怒將士。燕王令其家人張樹旗幟爲先鋒。衆遙識旗幟。呼其父兄弟相問勞無恙。輒喜。謂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宋忠帥餘衆倉皇列陣。未成。王麾師渡河。鼓噪而前。都指揮孫泰先登。頗有斬獲。燕王擇善射者射泰。中之。流血被甲。慷慨裹血而戰。奮呼陷陣死。忠軍大敗。奔入城。燕兵乘之而入。忠匿於廁。搜獲之。并執余瑱。皆不屈死。都指揮彭聚亦力戰死。當時諸將校爲燕師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燕兵既克懷來。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開平。龍門。上谷。雲中。守將往往降附矣。丙戌。永平指揮陳旭。趙彝。郭亮。以城降。旭等遂從燕將徐忠分兵克灤河。庚寅。大甯都指揮卜萬與其部將陳亨。劉貞引兵號十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燕王聞之。援遵化。萬等退保松亭關。萬有智勇。陳亨陰欲輸款於燕。畏萬不敢發。燕王貽萬書。盛稱萬而誣亨。械識之。召所獲大甯卒。解縛賞勞。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見之。尋遣與俱。至則同歸卒發其事。陳亨。劉貞搜得與萬書。遂縛萬下獄。聞於朝。籍其家。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儒等討論周官法度。以北兵爲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乃以長興侯耿炳文。佩大將軍印。駙馬都尉李堅爲左副將軍。都督甯忠爲右副將軍。帥師北伐。子澄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帥師竝進。擢程濟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吳傑等各帥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竝進。期直搗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

三省合給軍餉。帝誠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祥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父名。八月己酉，耿炳文等率兵三十萬至真定。徐凱率兵十萬駐河間。潘忠駐莫州。楊松帥先鋒九千人據雄縣，約忠爲應。張玉往覘炳文營，還報燕王曰：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爲。潘忠、楊松扼吾南路，宜先擒之。燕王悅，躬擐甲冑，帥師至涿州。王子屯於婁桑，令軍士秣馬蓐食。晡時，渡白溝河，謂諸將曰：今夕中秋，彼不備，飲酒爲樂，此可破也。夜半至雄縣，緣城而上。松與麾下九千人皆戰死，獲馬八千餘匹。燕王度潘忠在鄭州，未知城破，必引衆來援，諭諸將曰：吾必生擒潘忠。諸將未喻，遂命譚淵領兵千餘渡月樣橋，伏水中。領軍士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卽舉礮。旣而忠等果至，王進兵逆擊之。路傍礮舉，水中伏兵起，據橋。忠戰敗趨橋，不得。燕兵腹背夾擊，遂生擒忠。餘衆多溺死。燕王問諸將帥所嚮，衆未有定。玉曰：當徑趨真定，彼衆新集，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燕王曰：善。卽趨真定。耿炳文部將張保來降，保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漳沱河南北。燕王厚撫保，遣歸。詐言保兵敗被執，幸守者困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鄭敗狀。燕兵旦夕且至，諸將請曰：今由閒道不令彼知，蓋掩其不備，奈何遣保告之爲備？王曰：不然，始不知彼虛實，故欲掩襲之。今知其半營河南北，則當令知我至。其南岸之衆必移於北，并力拒戰，一舉可盡殲之。兼使知雄縣、鄭州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後實也。若徑薄城下北岸，雖勝南岸之衆，乘我戰疲，鼓行渡河，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也。壬戌，燕王率三騎先至真定東門，突入其運糧車中，擒二人，訊狀。南岸營果北移，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南，破其二營。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馬雲、朱能等率衆奮擊。燕王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貫南陣。炳文大敗奔。

遠朱能與敢死士三十餘騎追奔至漣沱河東。炳文衆尙數萬。復列陣向能。能奮勇大呼。衝入文炳陣。陣衆披靡。自相蹂躪。死者無算。棄甲降者三千餘人。騎士薛祿引槊中李堅墜馬。獲之。甯忠顧成及都指揮劉懿皆被執。燕王謂堅至親。送北平。道卒謂成先朝舊人。解其繫。與語曰。皇考之靈以汝授我。因語以故言已泣下。成亦泣。遂遣人護送北平。令輔世子居守。炳文奔入真定。軍爭門。門塞不得入。相蹈藉死者甚衆。炳文入闔門固守。吳傑帥師來援。兵潰遁還。燕兵攻城三日。不能下。燕王還北平。以擒李堅功授薛祿指揮。帝聞怒曰。老將也。而摧鋒奈何。子澄曰。勝敗常事。毋足慮。聚天下之兵得五十萬。四面攻北平。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李景隆可比。用景隆今破矣。遂遣景隆代炳文。臨行。賜景隆通天犀帶親餞之。江潁復賜斧鉞。俾專征伐。不用命者僇之。召耿炳文回。九月朔。監察御史康郁上言。臣聞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今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也。貴則孝康之手足也。尊則陛下之叔父也。乃殘酷豎儒持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方周王不軌。進言則曰六國反叛。漢帝削地。執法則曰三叔流言。周公是征。遂使周王父子流離播遷。周王既竄。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迄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夫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陛下不察。臣愚以爲不待十年。必有噬臍之悔矣。伏願興滅繼絕。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罷干戈。以敦親戚。天下不勝幸甚。疏上。帝不能用。鎮守遼東江陰侯吳高與耿璘。楊文帥師圍永平。李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并調各路軍馬五十萬進營於河閒。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李九江。膏梁豎子耳。寡謀而驕色。

而厲餒。未常習兵見陣。輒予以五十萬衆。是自坑之也。復聞景隆軍中事。燕王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爲將政令不修。上下異心。一也。北平早寒。南卒裘葛不足。披冒霜雪。又士無贏糧。馬無宿藁。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足。氣盈而復。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喧譁。金鼓無節。好諛喜佞。專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爲。然吾在此。彼不敢至。今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曰。北平兵少。奈何。王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吾出非專爲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而誡世子居守曰。景隆來。堅守毋戰也。壬申。燕軍援永平。諸將請守蘆溝橋。王曰。方欲使九江困於堅城之下。奈何拒之。燕師猝至永平。吳高不能軍。退保山海關。燕兵奔之。斬首數千級。燕王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楊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乃遣人貽二人書。盛譽高而誣文帝。聞之。削高爵。徙廣西。獨命文守遼東。耿璘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不聽。冬十月。燕兵趨大甯。初太祖諸子。燕王善戰。甯王善謀。洪武閒。燕王受命巡邊。至大甯。與甯王相得甚歡。大甯領朵顏諸衛。多降人。驍勇善戰。燕王旣起兵。謀取之。而朝廷亦疑甯王與燕合。削其三護衛。燕王聞喜曰。此天贊我也。取大甯必矣。乃爲書貽甯王。而陰率師兼程趨之。諸將曰。劉貞守松亭關。急未易破。李景隆兵方盛。不如還師救北平。以爲後圖。燕王曰。今從劉家口徑趨大甯。不數日可達。大甯將士悉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皆老弱居守。師至。不日可拔。城破之日。撫綏其家。松亭之衆。不降且潰矣。北平深溝高壘。縱有百萬之衆。未易以窺。吾正欲其頓兵堅城之下。還兵擊之。如拉朽耳。諸公第從予行。毋憂也。乃自徑道捲旆登山。從後攻。

度關至大甯。克其西門。獲都指揮房寬。殺十萬於獄。都指揮朱鑑戰死。劉貞、陳亨引軍還援。陳亨竟襲破貞。率其衆降。貞單騎負敕印走遼東。浮海歸京師。大甯既拔。燕王駐師城外。遂單騎入城。會甯王。執手大慟。言北平旦夕且破。非吾弟表奏。吾死矣。甯王爲草表謝。請赦。居數日。情好甚洽。燕王銳兵出伏城外。諸親密吏士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三衛渠長及閭左思歸士。皆喜定約。燕王辭去。甯王出餽郊外。伏兵起。執甯王。諸騎士卒一呼皆集。遂擁甯王入關。與俱歸。燕兵既得朵顏諸衛兵益盛。分遣薛祿下富峪。會川寬河諸處。於是甯王妃妾世子皆攜其寶貨隨甯王還北平。李景隆聞燕兵攻大甯。帥師進渡蘆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爲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竝乘城擲瓦礫。景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益堅。景隆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於鄭壩村。親督之以待燕王。號令壘營人各爲戰。非受命不得輕動。遂攻燒順城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梁明等拒守甚力。世子嚴肅部署選勇士。時時夜縋城砍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唯都督瞿能奮勇。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後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至俱進。於是連夜汲水灌城。天寒冰結。明日不得登。燕王至會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右副將。以大甯歸附之衆分隸各軍。十一月庚午。李景隆移營向河西。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燕王率兵至孤山。列陣於北河。西河水難渡。是日雪默禱曰。天若助予。則河冰合。是夜冰果合。遂率師擊敗前哨。都督陳暉兵暉衆跳冰遁。冰乃解。溺死無算。燕王見景隆兵動。以奇兵左右夾擊。遂連破七營。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日九壘猶固守。